



人物:  
桑珠  
付志勇  
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总经理  
现代快报体育部记者(图右)

圣洁的雪山、蔚蓝的天空……这如诗如画一般的美景,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对登雪山产生着浓厚的兴趣。那种和大自然零距离的接触,仿佛自己就是置身于万物世界的一片雪花,一个精灵,这种美轮美奂的感觉,让都市里的白领们久违且向往。我借着去拉萨的机会,走访了西藏登山学校,结识了一帮为山而疯狂的朋友。在与乔戈里登山探险公司的麦子关于登雪山的经历交流近一个小时后,我对登山这项户外运动愈发喜欢,登雪山甚至珠峰,这在十年前也许一般人想都不敢想,但是现在,只要你有足够的时间和金钱,这一切都不会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麦子告诉我,因为随着登山爱好者队伍的迅速庞大,商业登山公司也应运而生。作为专业的高山向导队伍,他们的存在,帮助着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征服着一座座白皑皑的雪山。

## 登雪山 这项运动很贵很玩命

### 这个运动风险与趣味并存

桑珠是西藏圣山登山探险公司的总经理,他也是西藏登山队队长、西藏登山学校校长尼玛次仁的弟子。说起商业登山,这个26岁的小伙子也有着自己的观点:“中国的商业登山正处于一个起步阶段,虽然和欧美国家不能相比,但是发展速度相当惊人。”虽然没有一个权威的统计,但是在西藏采访的这几天,无论是尼玛次仁校长还是西藏登山协会的秘书长都告诉我,现在来西藏登山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未必会选择登顶珠峰,但是会选择来感受一下登顶雪山的味道。今年在启孜峰搞了个登山大会,全国各地就来了70多人。

据尼玛校长介绍,2003年来登珠峰进行商业登山的人仅有6人,而今年多达22人,今后这个数字还会节节攀升。商业登山的前景,尼玛校长非常看好,而且他觉得潜力巨大。因为和西藏仅有一山之隔的尼泊尔,全年的商业登山人数约为5000人,随着国人的腰包越来越有钱,喜欢登山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其实登山并不是一个平民的运动,登雪山动辄十几二十万元的报名费就已经将不少的人拒之千里之外了。万科老总王石、搜狐CEO张朝阳登顶珠峰被媒体广而告之。其实他们登顶的过程也是一个强大资金支持的过程。当然个人的体能和身体素质也是登顶雪山不可缺少的因素。

商业登珠峰目前的报名费约为25万元,这个价格也是全球的统一价,且还有涨价的空间。为何登雪山价格如此之贵呢?因为登雪山是个高风险的运动。为了让商业登山者能够平安地登顶,商业登山公司要派高山向导先去修路,这难度极高,甚至是要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此外,每个山友都会配备一名专业的高山向导,高山向导也是每个山友生命最后的保护神。背氧气、领路、高山救护……几乎在雪山的一切都寄托于高山向导的身上。记者了解到,一位高山向导曾因为救援一名遇难山友,由于抢救时间过长,双脚长时间受冻,最终不得不截取了部分脚趾。

登雪山不仅贵而且风险大,采访中我就曾遇到过,一位山友在登顶珠峰的过程中,已经攀登到8700米的高度,后因为体力不支不得不下撤。而立在珠峰大本营的一块块逝去的山友的墓碑也告诉每个人,为了实现梦想,这里曾经失去了一个又一个山友。登雪山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缺氧导致的脑水肿和肺水肿。因为一旦出现这样的高山反应,生还的可能性极小。

### 登山可结交一帮生死朋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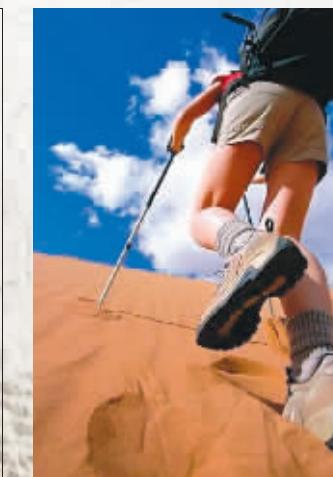
在西藏的这几天,我发现一个很特别的细节,几乎所有登山的山友在见面的时候,都是给对方一个拥抱,然后用力地拍打着对方,感觉极为亲密。其实他们都是认识还不到两个月的朋友。之所

以有这样的举动,桑珠说,因为登山可以将人性展现得淋漓尽致,所以在登山中结下的友谊也是最真挚的,最经得起考验的,他们是生死之交。

能玩得起登山运动的人,大都是有一帮有点钱有点闲的人。桑珠说,来他们这里报名登山的人大都是企业的高管、老板或者是私人老板。他们大都是年收入百万元左右的人群,而且富有探险和团队精神。当然,也有部分人登山是为了商业目的。但是绝大多数人登山,其目的都很单纯,除了喜欢就是为了挑战自己,享受登山的过程。一位某酒店高管告诉我:“我今年四十岁了,以前从未登过什么雪山,但是登珠峰一直是我的梦想,这次报名登珠峰的捷径。并非外界所说,登顶前一定要有登上6000米雪山的经历,但是如果我失败了,这又另当别论。”

登雪山,有年龄极限吗?对于这个问题,谁也给不出一个答案,因为现在登顶珠峰最年长者纪录是76岁,此人来自日本,76岁在家人的陪伴下登顶珠峰,也许这还不是人类挑战自我征服自我的终点。登顶珠峰最多的人,则一口气连续19次登顶,而这样的纪录同样会被不断刷新。

喜欢登山的人大多热爱生活,喜欢挑战自我,不断实现自我价值,人类就是在不断征服自我中前进。



人物:袁辉 私企老板(生活中的袁辉很低调,婉拒了记者登照片的要求。而是希望通过文字,和大家共同分享他在户外徒步过程中走过的心路历程。)

## 在路上 我无须戴着面具

### 在不惑之年把控生活节奏

60年代出生的袁辉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南京大学经济专业毕业后进了政府机关,而后又下海经商。如今,他拥有一家自己的公司和一个美满的家庭,每天上班在新街口的写字楼30层俯瞰车水马龙,下班和妻子孩子一起吃饭,生活幸福平静。

四年前,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袁辉结识了一名“驴友”,开始和朋友们一起户外徒步旅行。“最初只是双休日在南京的郊区走走,后来就去江西、安徽、浙江等周边的省份。”每年长线出行两次,每次都在春秋两个天气最好的季节。“和年轻人相比,我现在不用受假期和上班时间的限制,掌握了时间的主动权。”袁辉笑谈,自己还只能算是驴友中的“菜鸟”,“驴友们有一个专门的网站,什么地方有什么客栈,线路怎么走,甚至客栈的老板叫什么名字都有。”那次去徽杭古道,就是从旅游网站上得到的信息。一群人背上旅行包,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出发了,这一走就是13个小时,“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走了整整一天。”在出发之前,袁辉并不知道旅途会如此艰难,“但是没办法放弃,因为不到目的地就没有住的地方。”

俗语说,男人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四十岁的袁辉在行走的路上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态度。“现代的都市社会,很多人都是被工作、被名利牵着鼻子走,被生活逼着向前,好像时间永远不够用,永远都在匆匆赶路。但是我认为,一个人不管处在什么阶段,都要掌握生活的主动权。工作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应该适当地歇一歇,看看路边的风景,寻找生活与工作的平衡。”

### 角色之间 探寻本我

“每一次出行都是受苦,有时候会特别苦,像徽杭古道,是挑战身体的极限。”与路途的景色相比,内心经历的酸甜苦辣更让袁辉记忆深刻。“我们不住宾馆,每天每人交20块钱的伙食费,坐火车不睡卧铺。”与袁辉一起出行的驴友大多有较深厚的经济基础,却在路上体验另外一种生活。

徒步的路程,身体是苦的,心却是乐的。“那种氛围那种环境,就是‘乐’。挑战自己的极限,战胜自己,到达目的地的时候痛快淋漓。”菜鸟袁辉强调,他没有像很多资深驴友一样已经把户外当成生活的一部分,但一年两次的出行已经让他领悟很多,“对我而言,徒步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

途中,经常会有队员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脚崴了,水喝完了、有坡爬不过去了,袁辉和队友们相互扶持,共同经历旅途中的艰难。“就像在徽杭古道那次,哪怕自己也完全走不动了,也会帮扶着队友走。”而这些事是袁辉在现实生活中淡忘已久的,“以前的聚会方式就是一起打打牌,喝个下午茶,嘻嘻哈哈就散了,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感情。”现在的袁辉,听到队友在现实生活中遭遇难题会牵肠挂肚,会伸掌帮忙。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其实是角色的交往。在单位,我们是工作伙伴的PARTNER,是竞争者的敌人,在家里,我们是父母的子女,是爱人的伴侣……在更多的时候,人们戴着面具生活,在不同的角色中扮演不同的自己。”袁辉告诉记者,角色之间,人们往往忘记真实的自己,也淡漠了感情。参加户外徒步活动,袁辉感受最深的就是与人交往时有了更多的真诚,回到了真实的自我,找到了轻松和惬意的生活状态。